从互文并置和鲜明意象看《微暗的火》与《福楼拜的鹦鹉》中的后现代文本特征

汪 丽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100–106 页

内容提要：当代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和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均是后现代主义文本的佳作，自出版以来受到批评家和学者们的青睐与激赏，也由此吸引众多批评家乃至读者的注意从而得到众多不同的解读与阐释。后现代主义是对统一性和连续性历史、宏大叙事和确定性的质疑与挑战，作为一向被奉为后现代文本的圭臬，这两部作品共同体现出了很多相似的后现代文本特征，诸如故事内容上的不确定性，小说形式的戏仿与杂糅，文本的互文并置特点，意蕴深厚的典型意象和时空观的新阐释等。这两部作品都对文本自身进行了解构，直指虚构性的后现代创作模式及其拼贴并置的艺术创作手法。本文就其中的互文性和主要意象来分析他们所共同表现的后现代文本特色以及由此所揭橥的后现代生存状态和两作家对此所做的思考。

关键词：互文性；意象；《微暗的火》；《福楼拜的鹦鹉》；后现代文本

WATERBASED

引言 诡的后现代文本

《微暗的火》和《福楼拜的鹦鹉》之所以成为后现代文本的杰出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杂糅的结构与诡异的文风不无关系。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剧变，不言而喻，这实际指涉的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诞生。碎片式的拼贴与戏仿式的重组是后现代文学文本最常用的空间化艺术表征。关于时间的论述也随即突破了人们传统的认识观和知识架构，从而突显了时间的空间性和广延性，这也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对这个复杂难解的世界所作的新诠释。在质疑确定性、解构典律的目标下，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追求的是文本的标新立异和带给大众的感官冲击力。作者不再像古典主义或是现实主义那样给读者提供一个结构完整、故事明晰、意义确定的文本，而是邀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动参与和建构文本的意义，于是读者越来越感受到小说不像小说，捧书半晌而不知所云。殊不知这是后现代文本向其理想读者所发出的诘难与挑战。《微暗的火》首版于1962年的美国，由于这是本长相迥异的奇书，也有人将纳博科夫奉为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鼻祖。而在英国发表于1984年的《福楼拜的鹦鹉》也因其新颖的创作手法和迥异文风而多次荣膺图书大奖，助朱利安·巴恩斯一举斩获英国图书最高奖项——布克奖。

首先，从文本的行文结构而言，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结构独特，异常于其同时期同类作品。《微暗的火》是由书中人物谢德的一首999行的题为“微暗的火”的诗篇和编注者的前言、注解以及索引组成，形式上类似于目今的学术研究成果，注释极尽详尽之能事，但事实上是一部独具创新和独特策略的文本，一部似是而非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诗人约翰·谢德是纽卫镇华兹史密斯学院的教师，也是一名著名的美国诗人，他在这首长诗里记述了他的生平、爱女的溺亡及诗人

比较-正文.indd 100 17-12-14 下午4:14

对人生、死亡等的形而上思考，整首诗“完整、质朴、诗意贯通”，[1]是透露出一种睿智的诗意叙事。而编注者是谢德的同事查尔斯·金伯特，尽管他与谢德交往不长也过从不密，可是他却自认为已与谢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谢德死后，他从谢德夫人手中接手编辑和出版“微暗的火”，并完成其大量的评注工作。编注者金伯特实际上对谢德的诗本身并不感兴趣，他在前言里以诙谐的手法叙述了和诗人的关系，编注工作的始末来由等。“金伯特的工作与其说是编注谢德的诗歌，不如说是将一个名叫赞巴拉的国家及其前国王的故事硬塞进谢德的诗歌”（王卫东 54），以此来形成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叙事。于是，便有了诗篇和注解双向互文并置的文本结构。

另外，以小说的形式来书写人物传记，终归是件咄咄怪事，因为这牵涉到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历史与杜撰的划分等等。同样，《福楼拜的鹦鹉》的叙述者以鹦鹉这一物事为切入点和出发点，通过叙事、回忆、评论、对话、年表、公认概念词典等多种杂糅的艺术形式，展现了福楼拜的生平、创作以及他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无怪乎也有论者将其视为一部夹叙夹议、写法新颖的后现代人物传记和一部情景交融、幽默诙谐而耐人寻味的虚构小说。作者巴恩斯以鹦鹉的真伪为起点书写了一个蹊跷的、疑窦丛生的福楼拜传记，对传统的历史观、认识论进行了悄无声息的对抗与消解。虽然朱利安·巴恩斯更愿意视之为小说，但为福楼拜立传的本意却不可抹杀，尽管这是一部似是而非的人物传记。

综上而言，后现代文本首先以其独特的卖相而吸引大众眼球，同时又以其创新的手法和标新的立意来囊括和蕴涵进诸多深意，文本充满开放性和建构性，等待批评家和读者与之邂逅并生发出杂多而独特的阐释，从而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革新，也促进了后现代文学的蓬勃发展。

一、互文交织的双重文本

《微暗的火》由四个部分组成：序言、《微暗的火》四个章节的诗、注释、索引，这种全新的小说模式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小说形式的革新，更多的是阅读的障碍和与作者对话交流的隔膜。正如叙述者金波特在小说序言中所言，“尽管这些注释依照常规惯例全部给放在诗文后面，不过我愿奉劝读者不妨先翻阅它们，然后再靠它们相助翻回头来读诗，当然在通读诗文过程中再把它们浏览一遍，并且也许在读完诗之后第三遍查阅这些注释，以便在脑海中完全全景图。”[2]

在这个碎片化的后现代世界里，纳博科夫俨然已经把文学的完整性、历时性撕得粉碎，他本人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喜欢用一张张小卡片记录泉涌的文思，而这也被带入小说中诗人谢德的创作过程。他们都期待那一张张索引卡片上的文字可以重新组织起无限的文本可能。而此时，阅读已不再是一个顺畅无阻的过程，读者需要不断在书页中忙迭穿梭，从诗歌到注释，再从注释回到诗篇，来回对照阅读。这种采用如许不同的阅读方式带给读者的主观感受是新意独特、不同以往的。这样扑朔迷离的文本所带来的阅读体验不仅因人而异，更因时、因阅读方法而异。

在时空关系方面，纳博科夫采用对位法组织小说文本，将异时空间共时化，于是出现了这种动态对话、充满如巴赫金式的复调的对话文本。小说中，格拉杜斯这个人们眼中的危险恐怖分子一直冷酷而精确，乘着飞机从赞巴拉王国出发，循着一条直线将死亡的阴影投向整个文本和其他人的生活。文本一直强调，他“始终如一地越走越近”（微暗的火 295）。最后，他终于在所有人的紧张期待中来到我们面前。格拉杜斯似乎是时空合一而又超越时空限制的某种存在，他是三位主人公中唯一一位不发言的主角，并且也是一个

1 王卫东，论纳博科夫的时间观，《国外文学》，2001 年第 1 期，第 54 页。
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微暗的火》，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第 17 页。

比较-正文.indd 101　17-12-14 下午4:14

始终存在于他人意识之中的人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不知不觉将其视为威胁可怖的代喻，从这种意义上来解读，格拉杜斯其实象征着死亡本身。随着他的最终到来，三个主要人物金波特、谢德、格拉杜斯都相继死去了，最终小说只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待解读文本。

这种宇宙同步和对位阅读策略极似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两位主人公行动上的对应也似乎对应了读者批评理论下的作者和评注者的角色关系。读者在这部小说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能动性，换言之，读者从一开始就受邀参与了文本的创作和解读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文本和等待文本自动呈现。正如小说前言所提及的那样，“最后下定论的人还是注释者”（微暗的火 20）。所以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始终是开放而自由的，我们都是自己所持某种解读方法之注释者。

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福楼拜生平的解读年表无疑是《福楼拜的鹦鹉》中的阅读亮点，读者不禁深思存虑，到底哪一种才更为接近现实中的福楼拜、更为接近现实呢？这部小说的风格与体例和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如出一辙，是杂糅而多样的，包括叙述者的故事、生平年表、文学批评、随笔、回忆录、公认概念词典、调查问卷等，不管是之于传统的传记还是小说，形式上均大相径庭。《时代》周刊曾评论朱利安 · 巴恩斯这部小说所给予人的愉悦，正是在于他游刃有余地“在历史人物和想象中的人物之间轻松游走”。在实验性的外表和虚饰下，巴恩斯实则通过小说阐释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试图从另一异于寻常的视角来解读过去与历史的可能及其给予当下的反思与未来的意义。

小说中的作者假借一位英国退休老医生杰弗里 · 布拉斯韦特之口，走访了福楼拜的两处故居，发现各有一只鹦鹉标本，均声称是福楼拜在创作《一颗质朴的心》时从鲁昂博物馆借来的。可毕竟当年福楼拜只借了一只，那么哪一只才是真实的呢？叙述者带着这个谜团从而踏上了寻访历史与真相之旅，也由此引发出了关于作家福楼拜的生平与创作的所有情节故事与作者本身对此及人生的哲理性思考。

两份迥异的年表的呈现不禁使读者大跌眼镜，因为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竟截然相反，一个塑造的是拥有高尚伟人气质、著作等身的伟大法国大文豪，而另一份年表勾勒的却是甚至比普通人还要不起眼的缺点众多的路人甲或乙。当然，巴恩斯创作的两份年表并非为一己之私用。他并未把福楼拜刻画成庄严端重、完美无瑕的伟人，也并未认为福楼拜人格卑下、一无是处，他只是无法容忍历史权威叙述的道貌岸然，和置疑正史（History）为达某种目的而枉顾史实所进行的凭空捏造和蓄意杜撰，这也与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的宏大叙事解构的出发点不谋而合，要之，后现代更为关注的不是大写的历史，而是漫漶的历史（histories），即小叙事。

毕竟，对于我们而言，年谱或年表曾是我们走近历史人物的可靠依据，可是朱利安 · 巴恩斯在为福楼拜撰写的两份年表，仅仅因视角不同，同一年份同一事件却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走向与解读。历史事件的唯一性和权威性在此大打折扣。有没有可能它们都是对的，只不过是来自不同的叙述角度和叙述者呢？又或者两者都是片面而企图以偏概全的？再者，福楼拜的生平根本就不是我们通常在权威书本里接触到的那样。历史的唯一性随即遭受质疑，它的唯一与叙述的多元交织杂糅，使我们萌生了对历史的直面思考和能动重构。

历史真实与叙事虚构界限的模糊，造就了一部似是而非的人物传记，但却无限接近了作家所想达到的理想状态。朱利安 · 巴恩斯对福楼拜有深刻且全面的研究，“爱玛 · 包法利的眼睛”一章当文学批评来读颇为有趣。他在此谈到批评家与作家的共生互补关系，就像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探讨的诗人与注释者的关系一般。当然，巴恩斯无意写一部传统的福楼拜传记，而是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打破常规和标新立异，宁以小说的形式构筑自己追求的历史真实，也不愿用前人用过的“照相”或“透视”法来临摹历史现实。正如他在作品第八章“跨越海峡”一章所阐述的对历史所生发出的敏锐思考那般，

过去是一条遥远的、逐渐消失的海岸线，

比较-正文.indd 102 17-12-14 下午4:14

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船尾的围栏上有一排望远镜；每一台望远镜以一定的距离将海岸线带入我们的视线。如果船停下来，人们会持续使用其中一台望远镜；那么，它似乎会告诉你所有的真相，不变的事实真相。但是这是一种幻觉；而当船重新起航时，我们重返我们正常的生活：匆匆忙忙地从一台望远镜跑到另一台望远镜，看到一台望远镜里的清晰景象消失后，便到另一台望远镜前等待着那里的模糊变得清晰。于是，当模糊变得清晰，我们想像是我们自己使它变得清晰起来的。[1]

这部小说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体现了后现代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简言之，其核心则是置疑和消解权威正史与唯一解读，推崇相对真理和价值多元，崇尚和尊重事物之间的异质性与差异性，而非同质性。正如雅克·德里达所言，正是事物的差异性赋予了事物各自存在的意义。

二、寓意鲜明的典型意象

在《微暗的火》这部小说中，和谢德诗歌相同题目的“微暗的火”诗篇其实暗示了金波特对谢德诗歌的借光和重新阐释的寓意。谢德（Shade）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微光，或者说影子，金波特的借光和阐释无疑就是柏拉图洞穴寓言中所谓的“影子的影子”，其阐释故去的谢德的诗歌的真实性与否自然有待读者考量。另外，“微暗的火”这个短语典出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在原文中，莎士比亚用它指称自然界中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利用、相互“借光”。在小说里，它因而用来暗指金伯特借助谢德的诗歌艺术来记录和讲述自己赞巴拉王国故事的意图。

谢德的诗篇和金波特的评注在《微暗的火》中，正如蝴蝶的双翅一般，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小说将不完整。两位人物之间并不是寄主和寄生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互参照，相互印证，相互阐发。人物双方各自在对方的世界中仿佛窥见了自己的影子。诗人和评注者的关系就如同作者和批评家的关系一样。作家的著作在评论家的笔下能散枝开叶、延伸出更多丰富的内涵，而批评家也在作家的文本世界中找到了发挥自身的舞台，因而他们互不可缺。即使是微暗的火光，也应释放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能量。

蝴蝶意象是除小说标题意象之外的又一不可忽视之重要意象。纳博科夫一生痴迷蝶类学，而这只在俄国诞生、在美国汲取养分的艺术蝴蝶的人生羁旅也正如蝴蝶那般——斑驳而纷繁变幻、焕发出夺目光彩。快乐的俄国童年时光、流亡的欧罗巴岁月、著作颇丰的美国年代以及惬意的瑞士晚年生活似乎在一起共同塑造了这位20世纪伟大的作家。小说中诗章所呈现的蝶形对称结构仿佛也是纳博科夫有意编织的一个谜，这种诗意叙事将文本中诗篇与评注有意区分开来，而蝴蝶的意象本身也使文本主题的表达变得更加飘忽不定、扑朔迷离。

白蝴蝶第一次出现在谢德的诗歌里，是在诗人回忆起自己去世的女儿时，“飞越它那阴影时变为淡紫色/树荫那边好像在轻柔摆动/我小女儿那架秋千的幽灵”（纳博科夫 25）。它的白色一方面象征着少年，纯洁，美丽和自由，而另一方面却隐喻苍白，隐逸而飘动的灵魂和永恒的死亡意象。如果说白蝴蝶还只是隐喻死亡，那么黑蝴蝶的频频现身则使其意义更加鲜明和突出。谢德焚稿时金波特所见的书页化成的黑蝴蝶正是死亡之翼。金波特写到，“我站在门廊那儿亲眼目睹他在后院焚毁了整整一大堆，纸张在这种类似中世纪焚毁异端邪书的处刑当中化为黑蝴蝶随风飘荡而去”（微暗的火 6）。

小说中最美的蝴蝶恐怕要数“万奈萨”了，她以其梦幻绚烂般的色彩而扬名，同时被人称为“死亡之蝶”。诱惑而美丽、致命而飘逸，其死亡和灵魂的象征更为深入骨髓。我们知道，蝶类学和昆虫学中，色彩愈是斑斓而光彩夺目的翅翎目

1 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石雅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

比较-正文.indd 103　17-12-14 下午4:14

昆虫，也愈是携带剧毒，在纳博科夫这位有蝴蝶迷思和情结的小说家和蝶类专家那里，彩色蝴蝶在小说中也是繁复出现，而且多出现在书中人物的弥留之际，《微暗的火》中也无例外。在谢德即将消弭的最后死亡时刻，一只鲜红的万奈萨正巧出现在其手臂上，这似乎是他灵魂对躯体的告别仪式，随后蝴蝶旋即飞走，谢德被误闯的子弹击毙。不言而喻，象征死亡的蝴蝶总是飞过阴影而去，无法寻觅，更无法捕捉，就像历史的真实和生命的真谛无法言喻一般。这些蝴蝶的出现也使纳氏小说中的独特色彩更为斑斓，生命和死亡的主题表达得更为鲜明透彻。

无独有偶，《福楼拜的鹦鹉》中也不乏如此鲜明的意象展现和铺陈。比如，题目中的鹦鹉不仅是小说故事展开的主要线索，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叙述者杰弗里·布斯拉韦特苦苦寻觅的那只福楼拜的鹦鹉迟迟没有以其权威和唯一性现身在读者面前。然而除了引导故事的开展，鹦鹉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它象征着历史真实的存在和历史以某种特定方式存在于现实中的可能性。叙述者最终并没有选择任何一只鹦鹉标本，而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也许就是他们中的一只吧。”这并不是无奈的放弃，而是对自己一路探寻而来的某种释然。对历史而言，它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尽管大多数人对它的描述不尽相同，而这种真实的存在对于寻访者而言也许才是莫大的欣慰吧，毕竟一切都存在过，辛劳并未付诸流水。

两部后现代小说文本都以其特色和鲜明的意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对于这些典型意象的解读也并非只有一种答案。在众多阐释和解读中，我们会发现历史真实和虚构的微妙关系、解读二者关系给读者所带来的阐释愉悦以及小说本身赋予读者的丰富主体性感受等等。

三、死亡及异化的后现代生存状态：对文本的质疑和对历史的建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微暗的火》结构复杂，寓意杂糅，但显而易见的是小说文本集中表达了主人公们共同的异化、孤独和死亡的主题，三位主要人物在故事的结尾都以相继的匆匆离开人世而结局收场。而这透露给读者的其实是后现代生存状态下人的窘境和后现代人们的孤独异化感，文本中的主人公都是后现代人物的缩影，共同揭示了个人在充满荒诞、丑恶、冷酷的现实世界中为获取存在和意义而陷入的焦虑不安、彷徨和痛苦的生命状态。

在《微暗的火》中，按照小说叙述者第一人称金波特（Kinbote）的自述，他实际上就是赞巴拉的前国王，在国内革命中被囚禁，后来历经磨难终于逃到美国，在华兹史密斯学院里掩身埋名，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并教授赞巴拉语。但小说里的一些细节又显示，金伯特很可能只是华兹史密斯学院里的一个流亡学者“波特金”（Botkin），他一直在想象自己是一个名叫赞巴拉的国家的国王。总之，此三者的身份重合叠加、扑朔迷离。金伯特一方面怀念他过去在赞巴拉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带着极大的恐惧在美国生存，他时刻担心着来自赞巴拉的杀手格拉杜斯的出现。作为“学者”，金伯特是个怪人，同事们对他极不友善，他过着孤独异常、离群索居的生活。身份不明确的金伯特需要寻找一个明确的借助物，即谢德的诗歌，来表情达意和抒发心中块垒。于是他千方百计将自己的过去融进谢德的诗歌，近乎疯狂地借助艺术的力量讲述自己的虚构国度和历史。

事实上，金伯特确有其癫狂之处，无论是作为学者的金波特还是自诩为遥远国度赞巴拉国王的金波特，他对自己的看法总是有悖于外人对其的评价。通过他的自述，我们知道金波特是一个同性恋者，这首先将其置于一个社会边缘人的位置。在邻人眼里他是古怪的邻居，一个“非常难以相处的家伙”，“是个疯子”（微暗的火 16）。谢德夫人打一开始就不信任、甚至讨厌他，认为他是“一位天才身上的巨大寄生虫”（微暗的火 190）。从这种对比状态下我们可以窥见金波特这样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身份和处境。同表里不一、内心孤独、晚年痛苦无助的老教授谢德一样，金波特也无时无刻不感到游离于此身存在的世界之外。

作为俄裔的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仿佛

比较-正文.indd 104 17-12-14 下午4:14

在表达一种逆向的乡愁，即对俄国的爱恨情结追随着他的一生羁旅。他那颇具语言和文学天赋的童年对其影响不遑而论。而他在自己的文学回忆录《固执己见》中也同样表达了自己文化身份的困惑。1962年在接受BBC访谈时，当问到是否会回到俄国时，纳博科夫答道“我不会再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所需要的俄国的一切始终伴随着我：文学、语言，还有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我永不返乡。我永不投降。”[1]

不同于后现代文本中经常出现的破碎化的身份，在《微暗的火》中更多体现出的是身份的重叠、并置和杂糅，一层又一层，需要读者抽丝剥茧般地去条分缕析。这与纳博科夫的真实观和时间观不无关系。他认为所谓的真实就是信息的叠加，是面具、身份的交叉重叠。他坦言，“在生活中，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身份，而在艺术里，我们却能够窥探到别的灵魂，可以尽情地扮演其他的角色。”[2]至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谢德身上有着作者本人老年迫近的孤寂寥落，金波特身上有着他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苦楚，而格拉杜斯则是他对文学创作母题死亡和时间的深深思索。

同样，《福楼拜的鹦鹉》中那个退休医生布拉斯韦特在叙述与自己或死去的妻子埃伦有关的事情时，似乎总是欲言又止。在其诙谐讽刺的笔触下读者可以窥见叙述者叙述口吻中好似有难言之隐的苦痛。在其倾注笔墨的爱玛·包法利夫人身上我们也似乎看到了他妻子的影子。正如他所暗示的，他妻子和包法利夫人有着相同的名字缩写——E. B.，也许叙述者也是通过福楼拜的故事、包法利的故事来隐喻和讲述自己的人生并表达对生命和对历史的无限哲学式思考。

此外，时间在后现代文本中无疑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前有博尔赫斯将时间作为小说主题在其短篇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加以讨论，后有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将同一时间生发出的两种可能性绘制成两种年谱加以观摩与探讨。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同样也表现了对时间这一主题的痴迷与思考，不仅主要人物的身份重叠，甚至连他们的出生日期都是同一天，这似乎更可以说明时空观的并置在纳博科夫这部小说中的重要性。这就好似同一个人从同一个圆点以不尽相同的想象和虚构方式向四周同时散发开去，编造一个巨大的迷惑网罗住他人的谜团。也许我们永远不能穷尽小说意图和表达主旨，正如纳博科夫在回答为什么要写《洛丽塔》时所陈述的那样，他的写作“没有什么社会目的，也不传递道德信息”，“没有一般概念需要阐述，[他]就是喜欢编造带有优雅谜底的谜语。”（固执己见 16）

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两部小说都关注后现代真实性的思考。《微暗的火》中主要针对的是文学和艺术的真实性，而巴恩斯则是针对整个过往的历史与再现历史的可能性。纳博科夫在回忆录中指出，“《微暗的火》中的真实既不是真正的艺术的主体，也不是它的客体，因为艺术创造它自己的真实。”[3]这无疑是将艺术提升到一个本体存在的位置。而巴恩斯一遍又一遍地叩问“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也一直让我们颔首思索。他知道自己不能提供明确的答案，因为他只是个小说家，并非巫师。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小说家的意义正在于他们可以以文学的方式向读者和世界展现多视角、多层次的“漫漶历史”（histories），以与正史（History）形成观照与对话。正如《福楼拜的鹦鹉》中所言，过去就像宴会上涂满油脂乱窜的小猪，到头来我们会发现大家被其弄得精疲力尽却还是抓不住它。或许，这种对传统历史观的置疑、对抗与消解，正是巴恩斯对自己青睐有加的历史真实的探寻，其中也有他自己关于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切思考与关怀。

四、小结

言而总之，小说的互文性、意象的深刻蕴涵、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独抒己见》，唐建清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9页。
2 同上。
3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独抒己见》，唐建清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0页。

比较-正文.indd 105　17-12-14 下午4:14

故事的多层性和自我指涉都是这两部小说的一些共同文本特征。在后现代世界里，两位作家探讨了各自关心的一些共同文学母题，从而使各自的文本更具广泛性和欣赏的普遍性。

巴恩斯以新的历史观向我们阐释了对于过往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解读。就像谢德的诗篇一样，他们都充满了无穷解读的可能，而金波特的解读也许只是其中一种。而《福楼拜的鹦鹉》中的主人公杰弗里·布拉斯韦特，最终也没有从众多的蕴藏诸多可能性的鹦鹉标本中选出福楼拜的那只，但这已经并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这只鹦鹉确切存在过，这就赋予了一切以现实意义，他的探寻并非徒劳。因为新的历史观并不宣扬历史虚无论，而更多的是关注在纷繁复杂的后现代世界中怎样以后现代之眼向人们展示潜在的诸多可能，让大众了解到历史——这一大文本并非只有一种确定性和权威性解读。

也许这也正是纳博科夫想在《微暗的火》中所主要阐明的，“人类生活是深奥而未完成的诗歌注释”（微暗的火 72），而至于如何阐释和怎样解读，选择权和阐释权在每个具有思辨性的独立的读者个体手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WATERBASED

比较-正文.indd 106 17-12-14 下午4:14